

嘉業堂
叢書

毛詩正義

第五册

毛詩正義卷第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正小雅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等三篇序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等三篇序 蓼蕭

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 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
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
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
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朋是

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卽昔日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卽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卽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爲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爲二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卽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

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
爲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爲燕食說王不得不
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
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
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
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卽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
作旣內之於治內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是比篇皆有
義意 伐木至且平 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
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
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
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旣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

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尙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旁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

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興爲異耳 傳丁丁至驚懼 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高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駟駟叩叩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

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
相正直也 箋丁丁至言之 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
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卽云嚶嚶兩鳥
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
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
嚶嚶爲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
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旁巖崖之處故云
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
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
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一章醴酒文連伐木是酒
爲伐木而設卽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旣親伐木明

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出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大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大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嗟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

下觀之以爲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
葛覃因以黃鳥爲興亦此類也 伐木至有咎 毛以
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
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醜其酒
有奠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
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
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
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
是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
既有肥羜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
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爲設

燕食兼有焉 鄭以爲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
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 傳許許至曰
滑 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柿貌上言丁丁之
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柿
也以筐曰醜以藪曰滑者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
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醜言滑逆
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傳狩未至仁者 正義曰
釋畜云未成羊曰狩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狩是也
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
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

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
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王官
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
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
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
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
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爲王官
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佐
我先王是稱大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
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

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大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

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尙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旣大國世作盟主故

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
夾輔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
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
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
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
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
焉旣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爲天子朋友事自
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
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賢
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 箋有酒
至飲酒 正義曰此有酒有筓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

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饗燕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箋陳其至食禮 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飧饗饋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

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當六簋上肥豜醢酒爲燕禮此爲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醢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豜也但於肥豜之下旣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粢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亦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至湑矣 毛以爲伐木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

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醢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
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
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
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餼
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尙以獲愆況天子
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
之恩言王有酒則涓沛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
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
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
及我閑暇矣其汝飲此涓酒矣言已率有閑暇而爲此
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伐木

於阪亦本之酤買爲異餘同 箋兄弟至之黨 正義
曰以上言諸父爲父黨則諸舅爲母黨此言兄弟總上
父舅二文故知爲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
姓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
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
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
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
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
之黨爲兄弟是母黨爲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
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
又曰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是也兄弟必

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總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爲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爲朋友者立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 箋反可以恨兄弟乎 正義曰定本恨作限恐非也 傳酤一宿酒 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箋爲我至樂已 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爲

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己而作故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 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 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鐘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荅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

成比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
荅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
討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
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至不庶 毛
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日隆
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
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
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
眾多也每物眾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
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 鄭以爲盡厚天下爲
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 箋天使至

予之 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福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至不足 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傳

高平至曰陵 正義曰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
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 箋此言
至高大 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
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有限言三
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爲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至無疆 毛以王旣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
絜爲酒食之饌是用致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
爲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
福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
界言民神俱悅所以能受多福也 鄭以公爲先公言
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 箋謂

將祭祀 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
致其意 傳春日至曰烝 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祠
之言食祔新菜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
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
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
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日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
法度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日烝禘爲大
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
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日祠是祠禴嘗烝之
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
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

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 箋公先至諸塾 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已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尙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塾俗本皆然定本云諸塾至不啻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啻至諸塾天作箋云諸塾至不啻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其大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

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盥中庸
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卽諸盥大王父也一上一
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宥至諸盥天作箋諸盥至不
宥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
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
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
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盥者傳以公
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
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 傳君先至象神 正義曰以
經陳祭事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
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

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卽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至爾德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眾百姓之臣徧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旣人神事治羣下樂德是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至或承 正義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始出稍益明盛王旣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

壤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恆茂無不於爾有承
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葉落猶王子孫世嗣相
承恆無衰也 箋月上至就明 正義曰弦有上下彫
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
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
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
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
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
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
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
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經字作恆

采薇六章章八句至勤歸 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勸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爲難非獨周也故卽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

戒敕戍役以獫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爲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民而遣之不特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媿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總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

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杖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杖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其相首尾故因其遺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

箋文王至息之 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

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
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
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卽伐
之也尙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是四年伐
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獫狁大故以爲始以爲
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獫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
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
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
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
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卽命之但往則克敵功
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蔽

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始生耳若對作止又柔在作後矣與鄭脰腕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

中事 采薇至之故 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成
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成役而告
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
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
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
無室無家不得以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獫狁之故
又不得閑暇而跪處者亦由獫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
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 箋西伯至行期 正義曰
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
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
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

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
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
待秋故也 箋莫晚至其心 正義曰集本定本暮作
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
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
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
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
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
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然若出車曰
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
期云歲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爲聖知而

不告則無以爲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獫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斃費永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旣未平不可守茲小諒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至歸聘 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

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
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示知其意也 箋柔謂
脛腕之時 正義曰定本作脛腓之時 傳聘問 正
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緜箋
云小聘曰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爲大小耳 傳陽歷
陽月 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
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
受之以始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
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
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
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 箋十月至爲陽 正義曰

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
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
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
焉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
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
用事耳其實陰陽恆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成仲是
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萸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
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
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
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
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

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已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鄭讀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卽是鄭立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

彼爾至三捷 正義曰戍役之行隨從將帥故說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對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旣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

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 箋君子謂將率 正義曰
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
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
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
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
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
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
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箋三有至戰也 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
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
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犝者侵精者伐是也

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

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攻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至孔棘 毛以爲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駢駢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旣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玃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 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爲異餘同 傳駢辟 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

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曰公族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

傳象弭至魚皮 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繖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繖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梢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紕也紕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

青今以爲弓韃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箋

弭弓至矢服

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警

方結反

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警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尙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觸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

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爲代御者解紓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總述往返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返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旣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作出車詩者。勞還帥也。謂

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

設旌旒旣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旣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旣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尙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旣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遠師卒章言其迴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卽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爲小倒耳 我出至棘矣 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本旣以我天子之命

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卽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令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卽使裝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汝聞命不辭卽召僕夫忠也知有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傳出車至牧地 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廄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廄者是也廄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卽

以在廢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尙強在
廢不必征馬故不用焉 箋上我至自謂 正義曰此
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
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召己故知出車者亦天子
之命故上我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
出車本爲將帥出車纔訖王卽命己爲將則將帥之車
爲己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 傳僕夫御夫
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
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
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
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

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
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
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
當並有或卿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我
出至況瘁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
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旣命我
爲將帥我受命當行卽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旒而屬之
於旒之干矣以屬旒於旒乃建立彼旒於戎車之上矣
旒在地已屬之於干旒言建旒則亦同建之也旣建而
後行在道之時彼旒旒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旒旒者乎
言皆旒旒然垂也時旣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

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蓄畝皆此類也 傳龜蛇曰旄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旗交龍爲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眾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太

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旒百官載旟注云軍吏
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
建旒者以其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彼據因
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爲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
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
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爲天子法
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旒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
以下或載旒或載旗故此經所陳唯旂旒旟三物而已
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

傳旒旒旒垂貌 正義曰定本云旒旒旒垂貌多一旒
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

通 王命至于襄 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壘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旂旄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獫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 傳朔方近獫狁之國 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獫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卽朔方也 箋往築至軍壘 正義曰知

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至簡書 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玃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爲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閒不得閑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尙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旣如此誠

爲勞苦 箋黍稷至休息 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
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
六月時者明此爲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
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玃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玃狁于襄
此卽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玃狁也旣
伐玃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
載塗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
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
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啟
居故知其閒非有休息也 傳簡書至救之 正義曰
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

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
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其相憂
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
曰子重奔命是也 嚶嚶至西戎 正義曰南仲已平
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至西戎之諸侯聞
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嚶嚶然爲
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趨趨然跳躍而從之
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
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
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
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

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卽美
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 箋草
蟲鳴晚秋之時 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
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爲諸侯嚮望明在冬前
矣黍稷方華始伐獫狁明以秋日平之旣平獫狁方始
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爲興耳冬則蟲
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至于夷 正義曰此序其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
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
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眾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
執戎狄之囚可言問者及所獲之眾以此而來我薄言

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
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
也 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 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
云訊辭者謂其人有所知識可與之爲言辭與箋同也
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
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
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
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芣
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
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
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

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爲三月采蘩爲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有杖至遑止 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杖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皖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杖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而尙不歸所以憂傷 傳室家踰時則思 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

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至不遠 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天也謂之父母者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今憚憚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瘡瘡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己念之 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爲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爲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

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 傳檀車役
車 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
爲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爲車
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
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
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
至邇止 毛以爲文王勞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之君
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爲來乎何爲使我念
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
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
病矣汝室家旣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

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 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異餘同 傳會人占之 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筮以上句言偕止者是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至神明矣 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

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
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
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
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
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
武並言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
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
是故並見也經六章皆陳魚多酒旨是萬物盛多能備
禮也言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
所當也 箋內謂至歌之 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
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

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
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
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
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
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魚麗至且多 正義曰言武
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
罟者是鱸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
魚酒如何酒旣旨美且魚復眾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
物盛多能備禮也 傳罟曲至所然 正義曰釋訓云
凡曲者爲罟是罟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罟是
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罟曲梁也凡以笱

取魚者名爲罫也釋器注孫炎曰罫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以簿爲魚笱其功易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鱮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鱮一名黃楊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鯊鮪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鱮鯊之大魚是眾多也魚所以眾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尙眾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眾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天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

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
卽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風暴謂十月也故王制
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
亥之月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
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
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
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
字誤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爲炭
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

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
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
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
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旣祭獸可施羅網圍取
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
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
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
罝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眾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
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
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

爲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而爵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在八月言爵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爲十月事也言爵羅設者說文云爵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旣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逆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逆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

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麇天鳥翼殼卵王制直言不麇
不卵不殺胎不歿天示人禁取麇卵是尊卑皆禁也但
急於春夏緩其秋冬差可爲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
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麇之屬得取而用正不
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
掩羣士不麇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
而下各爲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
君直言春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
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逆也士不隱塞者
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亦爲盡物也
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

也集本總作纓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罔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萑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眾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 箋酒美至又多 正義曰旨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美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

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傳鱧
鯛 正義曰釋魚云鱧鯛舍人曰鱧名鯛郭璞曰鱧鯛
徧檢諸本或作鱧鯉或作鱧鯛若作鯛似與郭璞正同
若作鯛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鰈者定本鱧鯛
與鱧音同 傳鱧鮎 正義曰釋魚有鱧鮎郭璞曰鱧
今鱧額白魚也鮎別名鯉孫炎以爲鱧鮎一魚鱧鯛一
魚郭璞以爲鱧鮎鱧鯛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
從誰 南陔至黍稷 正義曰此三篇旣亡其辭其名
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
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

此語記之焉 箋此三篇至之舊 正義曰鄭見三篇
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
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
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
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
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令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
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爲立序則
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尙在漢氏
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
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

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又解經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上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晁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

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立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篤誠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至以樂 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卽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 傳江漢至篚也 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眾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

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鮓皆興也釋器云篚謂之罩李巡曰篚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篚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篚重云罩罩者非一也 箋烝塵至至誠 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如是以塵爲久然爲如也不言烝爲罩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罩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

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卽在朝之君子眾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單而來也 箋君子斥時在位者 正義曰鳧鷖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尙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

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
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
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
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
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傳
汕汕櫟 正義曰釋器云櫟謂之汕李巡曰汕以簿汕
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南有至綏之
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土而纍
蔓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
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
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

此酒燕飲而安之 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正義曰
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解
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
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
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
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
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
翩至又思 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
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雛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
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
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

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
 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
 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為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
 甚也 箋壹宿至遲之 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
 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不之鳥慤謹故
 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鷦鳥為喻以鳥之擇木喻
 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
 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
 無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至
 無期 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

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

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牽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爲蔽鄣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傳。榜。山。榜。杻。櫛。正義曰皆釋木文也舍人曰榜一

名山榜杻名櫛也。傳。枸。枳。至。鼠。梓。正義曰枸釋木

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箸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孰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椈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椈郭璞曰楸屬也陸機

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傳黃黃髮耆老 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 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耆面凍梨色如浮垢 由庚萬物至其辭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 箋此三篇至之處 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耆亦南陔等也卽言其用之事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閒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閒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

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所用云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
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
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
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
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閒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
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
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
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
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以
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
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

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
日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
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
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
詩三十餘年其閒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
以意錄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 正義曰作
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
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吾受命
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盍
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

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
序總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
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
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
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 箋九夷至五長 正
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
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
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
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
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
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

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云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其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

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卽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旣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皋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尙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卽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

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彌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十有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至處兮 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

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涓涓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
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
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
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
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旣蒙王澤乃來
朝見自言已旣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兮
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
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
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爲天子所
保不憂危亡也 傳蕭蒿至露貌 正義曰釋草云蕭
萩也李巡曰萩一名蕭郭璞曰卽蒿也下章瀼瀼泥泥

皆重言故此亦爲湑湑也 湑湑露在物之狀故爲蕭上
露貌 箋蕭香至賤者 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
特牲曰蕪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
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旣見至不忘
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旣得見君子
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
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旣見至壽豈 正義曰遠
國之君旣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
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旣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
歡是君子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
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 壽凱樂之福也 旣見至攸

同 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
燕見於己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倅皮
以爲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
八鸞其聲離離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
若是是王爲主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傳倅轡至曰鸞 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
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倅
皮爲之故云倅革轡首垂也倅革卽言沖沖故知垂飾
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
鈴中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
馬勒旁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旁此無文也故鄭不

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馘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馘已明之此從可知也 箋此說至云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卽言倬革沖沖和鸞離離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君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尙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

心不可不接旣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節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鄭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六

毛詩正義卷第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正小雅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變小雅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湛露四章章四句至諸侯 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不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

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爲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

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
恪者兄弟甥舅禮雖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
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
至無歸 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
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
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嵬峩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
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
閑之夜尙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
得歸也 傳湛湛至陽日 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
盛也興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爲喻以陽能乾物故知
日也 箋露之至而晞 正義曰露之所霑必在草木

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
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
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
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
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
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
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
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 傳夜
飲至深宗 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
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
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

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渎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尙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 箋天子至大燭焉 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

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深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爲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湛湛至載考 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

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
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
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宗親厚焉
箋夜飲至不成 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
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
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
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耳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
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
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
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
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

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饗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湛湛至令德 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至令儀 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木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

時其薦俎眾多而於王爲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
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
其威儀令可觀望也 箋其實至陔節 正義曰以此
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
所尊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
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物多於
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禮賓醉
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
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
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
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

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
鍾人於門內雷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
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彤弓三
章章六句至諸侯 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
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
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醕
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 箋諸侯至征伐
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
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
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
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爲重故又引王

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爲讎敵而伐之旣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尙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

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尙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醕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已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於時不賜特行饗禮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
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
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
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茲弓此詩獨言
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茲彤少茲多舉重可以包輕
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
矢也傳文直云茲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
弓十是本無十茲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爲總目
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
家以示子孫先囊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
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

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醕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 彤弓至饗之毛以爲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昭然而弛旣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旣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旣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旣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 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昭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 傳彤弓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

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
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
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
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
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
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
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
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
名此彤旅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
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旣是赤則知旅者爲黑也色以
赤者周之所尙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

體同異未聞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茲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茲弓以射甲革樞質則以茲弓當周禮之王弧安得賜茲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茲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恆而恆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茲矢當周禮恆矢也矰弛貌說文云矰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矰弛貌則受

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受藏之以示子孫也 箋言者至反入 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旣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旣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知之 箋王意至序之 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貺

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 箋大飲至早朝 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卽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傳右勸 正義曰下章言疇疇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

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疇亦不得疇酒傳疇報言爲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 箋右之至之謂 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膾之興加於俎坐掄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卽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卽此卒爵爵卽酒也鄭以下言疇之爲疇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箋飲酒至厚勸 正義曰案

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
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
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
又曰主人盥洗升騰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
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
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
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
然彼注醕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醕導飲主人
又飲以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之不施
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
四句至樂之矣 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

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
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
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
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
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
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
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
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
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 箋樂育至官之 正義
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
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

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曰大成超踰

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
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
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至有儀 正義
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
生在彼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
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
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
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
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
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
而長遂故言長也 傳莪蘿蒿 正義曰釋草云莪蘿

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萑蒿是也箋官爵至見接 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爲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爲君子以禮儀接已也 箋古者至得意 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已之辭故爲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

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至則休

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旣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

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 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今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

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

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
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
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
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
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
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
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
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
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
卽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

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
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
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又曰王奮厥武王
旅擘擘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
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
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
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
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
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
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後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
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

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
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六
月至王國 毛以爲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
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眾棲棲然其
所簡練戎車旣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
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
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
侵甚熾我王用是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
匡正王之國也 鄭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卽閱士
眾棲棲然所簡戎車旣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
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

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汝出征玃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傳棲棲至戎服 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爲簡閱貌也日月爲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卽亦韋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 箋記六月至弁服 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卽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

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旣飭卽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韠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韠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韠韠有奭以韠韠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

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韎韋之
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
歸饗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
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
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
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
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
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旣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
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
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
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

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箋子曰
至封畿 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
言其曰也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于爲往所以爲王自
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
國之封畿也 比物至天子 毛以爲宣王之征所簡
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
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旣成我
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旣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
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已爲天子之大功也 鄭唯
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餘同 傳物毛至用師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

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尙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旣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駟是中駟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狻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傳師行三十里 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麻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至王國

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顛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爲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眾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 鄭唯據吉甫爲異 玁狁至啓行 毛以爲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爲大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

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啟突敵陳之前行由玃
狁之恣而用伐之 鄭唯據吉甫爲異 傳焦穫至玃

狁 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
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玃
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
爲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 箋匪非至大恣

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
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
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當在焦穫之
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
水之北涇去京師爲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

出車傳曰朔方近獫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傳鳥章至旄者 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旄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旃釋天云繼旄曰旆故云白莜繼旄者也被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檉棧旃旌

亦旆也以其繼旆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旗而言旆者散則通名 箋織徽至著焉 正義曰言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棧央央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以爲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徽織所以顯別眾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卽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旂

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繆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今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茷舍辨號名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伍長是將帥以下自伍長以上不見士卒其

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號此唯有三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鄉以州名者謂

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卽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卽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卽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 傳夏后至先良 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 箋鉤鉤輦至未聞 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頷之鉤樊讀如輦帶之輦謂今馬大帶是也鉤輦之文定本鉤輦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輦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

也此車備設鉤輦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卽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制故云同異未聞 戎車至爲憲

毛以爲王征玁狁旣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旣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旣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爲萬國之法受

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 鄭以爲元來吉甫
獨行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 傳言逐出之而已 正
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獫狁
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
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
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
已義與此同 吉甫至孝友 毛以爲吉甫逐出獫狁
遠去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旣多受賞
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
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

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魚鼈膾鯉珍
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
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
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
內亦所以爲美也 鄭唯據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爲
侍言飲酒時所有侍者諸友恩舊之人以此爲異餘同
箋御侍至勸之 正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
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
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 箋
張仲至孝友 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
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

其人孝故稱孝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 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至儻革 正義曰言人須芑爲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蓄畝之中以新田蓄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彼采之也以興須人爲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眾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

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
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
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
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矢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鉤在
膺有樊纓之飾又以幃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旣
率士眾乘是車馬往征之 傳芑菜至用之 正義曰
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
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
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畚釋地文蓄者災也畚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蓄始災殺
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畚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

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畚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蓄始一歲亦言於此蓄畝者蓄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蓄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蓄也鄭謂熾蓄南畝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蓄也于此蓄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宣王至盡起 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

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眾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嘗

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 傳奭赤至樊纓 正義曰瞻彼浴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云樊讀如鞮帶之鞮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鞮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是帶鞮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

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方叔至蔥

珩 正義曰言方叔爲將旣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軹錯置文彩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瑒瑒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瑒瑒然之聲所佩蔥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 傳軹長至文衡

正義曰說文云軹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

金路以金爲飾韍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爲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劣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蔥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蔥珩則三命以上皆蔥珩也故云三命蔥珩明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二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

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
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

箋命服至衣裳 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
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
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
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
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
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
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
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
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駁彼至闐闐 正義曰駁然而

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眾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既臨視之行其車之眾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則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眾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眾以作其氣淵淵然爲眾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 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

鷄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疾是
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鷲鳥也陸機疏云隼鷲屬也齊
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
是也定本土卒勁勇作至勇 傳鉦以至動之 正義
曰周禮有錡錡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
上下通然則鉦卽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
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
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錡鉦
也鐃也則錡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錡鉦
也形如小鐘是錡亦名鉦也錡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
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錡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

靜之指謂饒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
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箋春秋至禮一

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
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
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
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入
則休息故以整眾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
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
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
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
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

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
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
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
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眾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
之止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
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
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眾坐作進退
如一也 蠡爾至來威 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
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蠡蠡爾不遜之蠻荆不遜
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讎怨列國之大尙
致讎怨其旁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

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眾
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方叔士眾所乘
戎車嘽嘽然眾焯焯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
方叔善於用眾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
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
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

鄭以爲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 傳蠢動 正義曰釋

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

傳五官至之老 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

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老上傳
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

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
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
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卽上
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總名也旣攘去夷
狄卽是復境土是爲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爲武王因
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
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
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
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旣定卽爲太平制禮便
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
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

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卽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旄設旒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

田獵卽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卽三章上二句是也
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
之序以選徒本爲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
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
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
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
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旣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罷
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
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
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卽說之今臣事自相
次也 我車至徂東 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

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
當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 傳
宗廟至尙疾 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釋畜文也尙純尙強尙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
毛尙純色齊其馬力尙強壯齊其馬足尙迅疾也引之
者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耳
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
請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
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至
行狩 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
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

爲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
又與田也 鄭唯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
傳甫大至之道 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
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
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
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
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閒止舍
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爲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
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
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
之闐闐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

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
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
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旁旃竿則不得入
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
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
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
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
之法此苗田卽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
教戰卽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
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眾庶脩
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

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錡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艾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二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

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卽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旣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旣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旣畢出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旣陳車驅車

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
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
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
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
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
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旣射舉之因置虞旗
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
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
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
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
爲防以葛覆質爲槩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

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卽然也 箋甫草至甫田 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

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至于敖 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謹譁唯數者有聲囂囂然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旒於車而設牛尾於旒之首與旒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 鄭以干爲日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 傳之子至有聲 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

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
嚮東許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譁而
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 箋于曰 正義曰
傳之訓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同
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
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
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至有釋 正義曰言宣王之至
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
奕然閑習旣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
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
其位次者 傳諸侯至曰同 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

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類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

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至舉柴

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 箋依譌至相得 正義曰

傳以佞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佞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佞爲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 箋旣同至積禽 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旣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卽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眾三日主皮是也 四黃至如破 正

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
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
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
良射善所以美之 箋言御者之良 正義曰駟驥云
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
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
手而已此云驂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
其文而爲說也 蕭蕭至不盈 正義曰言王之田獵
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
悠悠然旒旌之狀無敢有謹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
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

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 傳徒輦至力取 正義曰諸
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
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
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
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榷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
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
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旣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以
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
美之此爲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以鄂不韡韡不
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
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

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
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
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
人而後己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臑而射
之達過於右肩膈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
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
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
以爲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
過於右脅髀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
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髀獨言
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膈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

自左肩膊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
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
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
當爲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
故知當爲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
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
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
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
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
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
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

常在卿大夫尙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
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
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
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至大成 毛以爲是從王往行
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諠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
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 鄭以
之子斥宣王爲異耳 箋晉人至無聲 正義曰事在
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代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
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
聲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至上焉 正義曰作吉日詩

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機尙留意於馬祖之神爲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至羣醜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之

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
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眾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
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 傳維戊至禱獲 正義
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
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
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
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
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曰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
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
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
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

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至之所 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旣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强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麇之與鹿麇麇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旁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 鄭唯以麇爲獸名爲異耳

傳外事至差擇 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差擇釋詁文 傳鹿牝至眾多 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麋牝麇是鹿牝曰麇也麇麇眾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麇字 箋麇牡至言多 正義曰釋獸

云麋牡麋牝麋是麋牡曰麋也郭璞引詩曰麋鹿麋麋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爲麋牡曰麋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牝之下本或作麋牡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麋牝麋下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麋此麋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麋也 瞻彼至天子 毛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儻儻然有趨

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 鄭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麋餘同

傳趨則至二曰友 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儻儻行則俟俟也周語曰獸三爲羣故二曰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 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 傳驅禽至天子

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駟虞傳曰虞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駟職箋云奉是時

三十一
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至酌醴 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狔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凡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爲俎實也 傳殪壹至制大 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狔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狔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

制大 傳饗醴至飲酒 正義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 箋御賓至俎實 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爲大賓故臣爲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卽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漬之爲醢則在

簋二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七